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
詩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　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昌王可大　校刊

雜著

靈芝甘露論

聖人有非常之德故天地有非常之徵天之有雨露地之有草木此其所常有者也於其常不足觀聖人之盛惟其德充仁著宜符默感露而甘露焉草而有靈芝焉沛然而降莫測其源蔚然而華莫究其根

或瑩潔圓淨而其味如飴或敷爲七莖九莖而質備五色此豈可以易致哉德昭乎上下仁盖乎六合大而日月星辰遵其度小而昆虫動植得其性中而慘蒙澤樂生故天爲之發醇地爲之孕英使粹美奇秀之氣於茲二物而見而二物未足以盡之則又爲鳥之鳳獸之麟鱗而爲龍介而爲龜未見聖人者因其世之所有而知其德既見聖人者因其德而信天地禎祥不易致而古昔之致此祥者未之數遇也臣竊求聖人之徵於載籍之間者多矣非極盛德何能致此赫赫之嘉祥哉謹考諸傳記而今得躬覩之斯可爲天下慶非特一時美觀也雖然臣聞天地於禎祥之類非惟見於物亦間見於人故物有非常之質人有非常之才非常之才非常之徵非常之才實可以致太平之盛是以聖人尤貴之重之德可以善俗行可以化民使人見之而喜即之而慕歸然傑然爲禎祥於天下國家者此真人之甘露靈芝也天地之佑聖人者意其在此豈徒見於山川之間而已哉

郊祀頌有序

皇帝肇禋于上下神祇奉太祖高皇帝配先是十二

月癸卯朔乘輿臨視殿壇戒飭百吏滌牲省器各嚴
厥職無敢或違是月戊寅上御奉天殿群公卿士咸
受誓戒其夕宿于齋宮明日己卯出舍皇邸尚食進
素膳及期行事自元旦至于祭天地開明日月華曜
氛祲屏除風氣穆清方當出郊龍旗徐行萬騎不驚
山川草木皆有喜色六軍百姓忻躍聚觀洎將展禮
玉輅望門降趾而趨脫屨登殿秉璧奠瘞興循拜跪
寅畏慎恭如對天顏與神明居星妃岳君海王瀆長
翁忽腌靄若歆若格夜半禮成仰瞻霄漢煥朗澄瑩
上爲動容昧爽還坐正殿在廷臣僚及百執事相率
拜賀畢同進言曰王者嗣位而郊見上帝蓋上以占
天心下以定民志若天地享答神靈悅豫黎民永受
福祉苟不順洽人用弗寧今皇上肇祀而神祇協賛
六合之內光照顯赫陽明發舒陰慝消伏洽于旬日
纖翳靡形白叟鮐翁嘆未嘗遇茲豈智力所及哉上
之至誠貫徹二儀皇天降鑒錫以萬年休命祥徵灼
灼可信不誣翰林侍講臣某曰誠之動天固然矣然
臣伏覩陛下自即位以來鴻恩惠澤漸漬萬方赦重
罪免逋租恤困窮賑乏絕受直言褒賞良吏登任才
俊寧屈國法而不忍以法病民寧闕儲積而不忍以

歛妨農仁聲義聞升格穹昊上帝眷懷保祐顧綏若
父慈子夙夜不忘禋而居歆蓋盛德之明驗也天所
享不常視德滅否以爲喜怒有德而生民安其治則
天心悅無德而怨讟下興則天用不佑德之動天厥
惟昭哉臣不佞幸執筆綴從官後躬覩盛禮謹作頌
辭以明聖德之格天以播善政于無極其詞曰上帝
至仁視民如傷眷求同德俾典萬邦自唐之衰夷擅
中國迨于有元人胥于狄赫赫太祖受命孔時黃鉞
朱旗載清九圖復天之常修人之紀蕩削穢腥上帝
攸喜休養黎元若疾在身大功未終授之聖孫惟聖

天子皇祖是嗣奉承天心古[illegible]帝祉霈澤是施大賚
是庸桁楊不陳囹圄虛空勤祖之逋奚貸之負厥數
千億棄而勿取孰爲螟螽搓之除之降以風雨俾涵
濡之登賢用能幽滯奮發容受嘉言衆志必達四海
所環有萬其區至仁溥暢庶類昭蘇乃諏令辰正月
壬午誓戒臣工大祀攸舉陽德顯融歛戢群陰天開
日舒百神鑒臨玉輅出郊樂備不作齋于祠宮盛服
儼恪肅肅于動栗栗于言上帝在茲敢有弗虔昭哉
廣殿取類明堂金鋪瑤礎勢切穹蒼鼎俎既豐幣玉
既飭灺燭煒煌騂牲芬苾乘輿徐來及門而趨執圭

屏息仰覿天居乃盥乃薦乃綏乃燎儼若居歆覩其色咲分命臣僚獻于群神合[illegible]同誠百禮具陳雲君岳祇海王瀆伯厥靈洋洋來天飲食帝謂天子致孝事天爰錫純嘏子孫萬年[illegible]嘆言天子至仁恩加黎庶四夷咸賓天子稽首[illegible]之胙拜跪周旋如奉寶璐樂止禮成夜氣正中[illegible]交羅其光彤彤聖情欣豫上帝予輔萬口同聲[illegible]未嘗覩還坐法宮端拱受朝至和盈庭如聞九韶天子曰嘻來爾臣隣惟天惟祖匪德疇親政或未脩[illegible]或未傳各殫乃心助予諸度勿厚其歛重困細[illegible]苛爾刑必臻乎平乃稽

詩書乃施教化乃建皇極崇王斥伯準則堯禹紹述商周純用道德配古作逑邪慝陰類弗昵弗使君子陽剛是崇是仕民所願欲宵旰推行其所畏惡絕于未萌人心既悅天命自久聖子神孫百世之保流以源長國以仁興敬天靡渝萬方永貞

凝命神寶頌有序

皇帝始即阼布德施仁大宥萬方恩聲義聞震于四表函夏之間群黎胥慶於是天啓厥祥地效其珎廼元年使者還自西方爰得青玉於雪山廣袤踰二尺揆其初得徵兆異常質理栗溫世所希見來獻天府

先是上在儲宮嘗夢神人致上帝命授以重寶及是
獲玉宸東密感木俾宣露二年正月十一日上將郊
祀乘輿出宿齋宮其夕復若有覩與前夢協驚寤欣
喜遂命玉人礱玉琢爲大璽方尺六寸九分親定其
文曰天命明德表正萬方精一執中宇宙永昌其歲
十二月工以成奏名曰凝命神寶三年正月元旦告
于天地祖宗爲文以示遐邇群臣稽首稱賀是日討
罪之師適來獻捷王旅奮伐逆黨大奔越十三日郊
見上帝十九日享于太廟每歲正月恒病陰雨至是
自元日至于郊廟翳氛屏除日月輝曜山川軒豁神
人喜悅咸以爲上德格天而天錫斯寶及寶既成天
必錫以介福將見年穀屢豐災害不作黎元安富草
木鳥獸皆遂生育茲其端已見矣寶之明徵豈徒然
哉臣孝孺乃言於衆曰人之寶厥寶而不知天之攸
寶知天之攸寶而不知皇上之所以寶斯寶也昔在
古初聖帝明王有大寶焉以之定民以之安天以
之清地以之寧禍亂以之消福祥壽考以之致子孫
賢才以之盛且昌堯舜禹湯文武受于天而得之夏
桀商辛周幽厲秦政隋廣天不畀而失之漢高文光
明唐太宗宋太祖窺是寶而弗能有其全是寶也或

謂之中或謂之仁或謂之皇極或謂之寬厚數千載間有得焉者寡矣不可以智取不可以才獲不可以力爭乃至皇上而天復授焉用其緒餘已霈如霖雨潤澤天下而民被其惠者方來而未艾也尚恐保之者或未能盡復恐後之君國子民者不知寶之所在也取陶唐虞夏三聖人相傳之要而銘刻焉蓋精以擇之一以守之而用其中於民德由此立政由此成天命由此凝天下之至神豈有加於此者哉天不言授皇上以寶皇上以一言發帝王之寶昭哉鑠乎真萬世之鉅範百聖之弘謨也彼秦之斯衒其蟲篆天

骨其醜焚而燼之久矣衆兆蚩蚩追而索之意匪有見乎神寶孰知彼之爲陋且卑乎古者國之制度繫天下安危生民治亂者史必書之其可咏嘆稱録者縉紳學士頌之臣官以文學名而職在太史躬覩盛事其烏可以已廼拜手稽首獻頌曰天有太寶授之人君百世相傳鮮得其真其寶伊何神妙莫測歛藏一心施覃九域爰在中古無器有文姒受重華承諸放勳三聖繼作迭居天位有寶守之四海大治其精其一曰執厥中曰仁曰義異號同功成湯得此表正萬邦周武丕承於前有光降自嬴秦聖賢迹熄以器

爲寶不寶道德茫茫千載帝王孔多傳祚短長視寶
如何得聖緒餘亦克康又漢唐而下駁而靡粹惟明
天子天實啓之授以大位俾作君師克仁克明克武
克毅動謀于神靜恊于帝上帝之心惡殺好生皇宣
慈惠任德緩刑執辜之負幽抑罔雪剖其枉楊解其
縲紲執租之逋身困家傾焚其簿書俾吏勿徵執厄
于窮鬻及男女出金爲贖還畀父母有齒于途或骼
于原斂而瘞埋釋其痼寃或以飢寒殺越于貨止戮
其魁餘黨皆赦或以單弱脅從暴強釋而弗誅賜衣
與糧一話一言務崇寬大公卿士庶以薄裕戒群喙
懽騰幸逢聖明盍朝乎仕將野乎畊葺爾室廬百爾
孫子保無外虞終樂田里民心和同實與天通天念
天子養民之庸錫以寶王夢神告語曰予命汝永爲
民主天子曰嗟天命孔祥我造重器以福萬方昔人
所寶寶止乎器器雖可久道不足貴精一執中二帝
之謨我刻斯寶與聖合符告于祖宗達于天地著乎
文章照臨後世得道者昌失道者亡以道爲寶肇自
聖皇皇陛黼座寶在左右匪道弗言匪道弗履威罰
慶賞必信必明聖謨在前敢有不平用賢去邪必篤
必果祇服聖訓不慎其可出令發政道爲權衡喜怒

從遠以道爲經緝熙日新大中之道僉曰神哉茲惟
大寶寒暑以順雨暘以時災害以消民物以孳云誰
使然茲寶之神匪寶之神天子之仁大哉聖仁天地
是配傳示無疆宇宙來賴

省躬殿銘有序

皇上嗣大寶位清心恭已喜怒不形輕徭減賦賞罰
以類舉措得宜行之期年萬姓悅服群生欣豫薄海
內外薰爲太和上猶謙讓弗自以爲德日暮親政勤
勵靡遑復於乾清坤寧南北二宮開爲退朝燕處之
殿置古書聖訓於其中沉玩靜思名之曰省躬論以
尚父所存丹書之旨夏書所歌聲色宮室之戒曰汝
其以是爲銘臣受命而退拜手稽首言曰天下國家
之本在乎君君之所以建極垂範於四海者在乎身
而致此身於無過之地俾黎元蒙福後世承式者不
以心爲之宰乎是心也五性具焉五典行焉萬理萃
焉萬事出焉苟或不有以持之則發乎正者易微流
乎欲者易危是以聖人慎之而加省察之功德若堯
舜可以爲至矣而兢業不懈勳若禹湯武王可謂難
能矣而未嘗敢忘乎學祇德而聞善則拜者禹也屏
遠聲色貨利而聖敬日躋者湯也從事敬怠義欲之

訓而銘于席鑑衣冠以自警者武王也其爲事不同
其敬以省躬則一也故其德業如日月之光與天地
並存後之君非無雄才美質然不知聖學之要或始
于勤而終于肆或勉強於衆庶瞻覩之時而放逸於
閑居狎虐之際其不能比隆於古豈無所由然哉惟
我皇上以二帝三王之資居二帝三王之位而篤志
聖人之學日孳治朝命令之宣政事之著陶冶庶類
而措斯民于治安者既無媿於古矣退而燕休不少
暇逸而復省躬于斯瑶觀棟宇而若上帝之臨撫舜
扆而若祖考之格聖心淵然與天爲一思慮圖猷靡
有弗敬至理昭朗邪慝消除愛惡怒欲之偏無自而
出芬華靡麗之誘無間而入固不待省而自存也而
省躬之念不忘匪深得乎堯舜禹湯相傳之道烏能
臻斯盛乎斯道不傳也蓋久徒知以智術法律爲治
以故小不足以移風易俗而大不足以祈天永命聖
上以敬爲學繼自今始終弗二內外罔愆將見陰陽
協年谷登四靈至品彙咸若子孫黎民受祉千千萬
年矣臣幸以勸講爲職謹奉制獻銘曰天眷君德付
畀兆民民之惸舒繫乎一人萬化之原庶政之本大
哉此心與天地準心乎克敬恭已無爲百度以貞四

海雍熙或怠以肆天德淪亡內外交荒邦用弗昌至
聖惟堯舜禹湯武以敬相傳千載同矩明明天子前
聖是師端拱法宮天下順之未旦而朝既旰而食淵
默齋莊以建皇極于郊于廟鬼神降臨惠于臣民動
靡不欽任官以賢敷政惟德薄賦寬刑恤孤掩骼至
仁暢達霑被萬方惟帝克敬惟天降康帝心弗居彌
自謙抑內殿燕休寅恭朝夕究觀前史以鑑安危左
書右詩千古與期嗜好未形防鉅于小喜怒之發必
循乎道恩欲其普政欲其平兵欲不試刑寓好生下
察民情上祗天戒咸省諸躬無時怠懈敬怠之徵古
有訓辭怠則患生敬爲福基身心既謹復省于事啚
於盛時可保長治帝心乾乾如日在天不息于行照
臨八埏華搆有嚴實資聖敬育德綏民永受天慶

慎獨齋銘

恒人爲善徼利務名謹於昭昭肆於冥冥乘衆不察
恣意所向人欲橫奔天理淪喪君子懲之慎於至微
匪虞人覺而畏已知一念之萌必存乎正片言之發
必主乎敬勿謂闇室忽而不欽易欺者人難欺者心
勿謂細行放而或貳細行不修大德將敗惟聖之明
不見是圖矧茲士子不敬謂何於赫天君宰爾百體

率而從之勿越乎禮禮爲教本敬爲德基本立基宏
奚施弗宜齋居有嚴學者孔秩監茲勿忘聖謨如日

謹節堂銘

天道在人爲心之仁仁道之大始於事親事親能養
謹節爲貴謹則無憂節則不匱我持我身我力我田
緰服餘閒挾我簡編雖無顯榮我親則安雖無三牲
亦有旨甘進立于朝大夫卿士揚名尊親由謹節始
寧海童君以是名堂養親其間華煌煌我作斯銘
用揚厥德有過其間爲我必式

喜友堂銘

真素先生家于海隅自其先人兄弟止居爰議繁室
燕衎以娛卜諸溪南龜協其繇除荒剔穢以葺戶牖
先生左處諸季在右雍雍愉愉子姓先後徵名陶詩
命以喜友名成益喜與客飲酒酒半有客離席而嘆
揚弁啓齒以言子所爲喜者吾能論之凡人喜幸出
於憂患病者喜愈客者喜還困者喜舒危者喜安又
有人焉緣物而喜誇者喜權譁者喜市荒者喜色貪
者喜賄相彼所喜先生不取恂恂骨月恩義有加一
室團欒其喜無涯此於人情相去幾何且子不聞兄
弟之間非特于今古人所難歌形斗粟詩賦然萁豈

曰無家兄弟爲仇先生之居雖陋弗完我行其庭爾
荒爾塌先生之身雖隱林阜我覩其私爾足爾手食
不待奢分饔并飧居不待華同温共寒霜露之晨風
月之夕行吟接履坐諷聯席三畝之宅五畝之原弟
事于後兄耕于前既孝既友從容話言飲此醇醴益
然春温九登斯堂與飲斯醴歸視其家孰無兄弟先
生之喜不私諸已將令吾徒聞風而起將令吾居永
爲孝里先生聞之欣然而喜羞嘗酢酒先生起舞取
酒酌季且咲且語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

友于堂銘有序

寧海竺君允恭與其二弟允升允和皆好學而知義
以友于名堂蓋有志乎敦睦者因銘以著其美且以
大且遠者勉之銘曰天賦恒性厥倫有五君親兄弟
朋友夫婦親之當愛君之當忠人雖至愚鮮不率其
婦以情合乖戾者寡朋友義交以道相下至於兄弟
本乎一身或頑不知覆若他人有藩其廬有畢其畝
有富千乘不餬其口有忌其才斥之不疑寧以天下
付諸癡兒債業隕身莫不由此嗟彼不仁實滅天理
天之俾汝爲弟爲昆夫豈人力乃命攸存長少雖殊
其本則一孰非遺體而忍不恤弟寒父憐兄飢父悲

胡私其身曾不致思在父之身或有痾癢手足撫摩
不待勉彊今雖異形其氣則同安危憂樂孰不相通
懿美竺君好學慕道謂道之要惟孝惟友既孝于親
復友同生高堂甚嚴揭以嘉名嗟嗟斯民皆亏兄弟
顛連無告視之賴泚由近而遠尚克推之政行于家
邦國其儀之

慎思堂銘有序

廬陵劉君子博以文學恪恩受知于上擢磨勘司丞
名其退食燕居之堂曰慎思余善是名喜劉君之能
於職也銘以相之銘曰惟皇建德統綏萬民孰輔承
之小大庶臣或弼其違或敷其治有舉大綱有親細
事其在賢哲視職則思思忠國尊君不顧其私曰此下
民與吾同體孰艱孰危孰困寒餒孰爲昏迷汨其天
明昭揚大猷樹之邦經虞夏之道啟周之制損益弛
張以淑萬世凡民所安必謀必行其所不欲必絕其
萌靜以致思俾合中正舍寢忘食祗帝之命揆其所
存本乎至公利澤所加沛然無窮嗟彼小夫嗜利忘
善豈不有思厥思不遠位患不崇家患不昌罔上浚
民患計不良勢有相軋智有可忌心所惡讐患不能
去蚤夜以思蓄陰滋姦乘機竊發僨國瘝官爲休爲

祥爲凶爲禍所思一殊判若水火若有古訓惟慎其幾鋤于未形絶于未爲本心之明日月之揭私欲之微稂莠之拔思發于中由義與仁國忘其家民忘其身勳名之盛上配前古視彼小夫穢若犬鼠劉子嗜學孔文而賢對越嘉名作時恭先百爾有位慎恪厥職思孝思忠葦我皇國

寧野軒銘有序

善爲治者常養斯民之質於冥冥之中使之全其性而不鑿其天顓然無思頹然無爲惟魯敦樸而不雜以僞故其民難揺而易化失其道者則不然撓之以以飾喪真爲詖爲詭惟昔有國政簡而章洽于萬邦民俗阜康鉅夫碩人森列天下惟其言行莫匪長者遺澤之傳今也則微不有善士孰矯循之幽幽斯軒茨戸甕牖其植果蓏其蔭榆柳豈無藻繪斥而弗施惟野之尚愧不忍爲非無財智亦有儀度慤乎不文惟野之暴蕩湯流俗機詐日繁上下胥欺莫知其藉軒有嘉名取則孔遠有來遊觀尚勸爲善

雙桂軒銘有序

傳曰仁者必有後豈不然歟其遊京師識太子正字四明桂公公和易誠篤表棄如一與人交豁然無隱

類漢萬石君龔勝之流舉朝之士服公德無異辭信所謂仁者也既而復謁公於清溪私第見公之二子曰慎宗敬曰全宗生者又皆英敏卓越讀書綴文有名縉紳間人或稱之曰桂公有二良子私心固已期之以爲必非偶然者其東歸天台宗敬以書來言四明所居軒有雙桂連理之祥因以雙桂名軒余發書歎曰是天之所以符二子耶仁者之報其殆兆於斯邪不可無以識也爲作銘銘曰天人之間古謂難言是豈其然影著於形響必有聲感孰不應胡執不通嘗其夢夢蓋觀桂公桂公孔仁言敷行敦二子甚文

文則既有質則加厚稱者同口人譽已彰天兆厥昌惟桂發祥一本而岐岐而合之天意可知豈無他樹獨發於桂桂姓攸契雙桂齾敷二子之符耿哉不誣天亦可親曰視于人肆其屈伸惟公植德二子將食益衍無匪爾衍爾昭爾公爾侯復膺天休慈溪之陰雙桂森森望於東南扶桑可新析木可焚是桂永存

五雲山房銘有序

五雲山房者何前宣宣簿樓君士連之室也謂五雲者何山名也山而加於房之爾而詠歌之者何樓君將出以仕而不忘乎室則

無所忘於心矣知本之道也知本者君子之事也何以昭之銘之所由作也銘曰惟山房奥而明弘而有容君子是則厥德以充峻而潔不汙不涅君子是則以保清節山房之中君子不忘慎終毋忘仕也孔臧

林泉讀書齋銘 有序

士不知所爲學久矣文辭以爲華記誦以爲博古之學者雖不外乎此以求道然道不在是也錢塘徐君文以林泉讀書名其齋余喜其好學之篤也誦所聞者以銘之銘曰斯人之生去物無幾參乎兩間惟性之美持美勿斆爲嚚爲庸牖擴天明厥惟學功孰治于學而遺其事口習心游卒淪于墊或懲其害力於躬行物有不知將躓于冥又或不然去學絕爲惟心之求異端是歸三者殊科畔道則一幸有聖謨皎其如日匪學奚知匪行奚臻主敬立誠卓爲天民萬理紜紜櫻之如髮春融海澡木長泉達內剗其穢外薅其戕不吝以虧不驕以亢以聖爲準以賢爲徒大道是趨廣居爲家勿溺於汚勿畫於邇日運天行真語確履細行宏猷小紀大綱察於纖微徵於家邦誰謂天下難乎治平各充其需禮叙樂成學之盛功庶其在此豈若偏岐僅足一巳俗學卑卑爲俗攸嗤非有

君子孰能與之錢塘之堰有書有齋我思古人于以
永懷

方硯銘

方其外以由義窒而温其質也仁仁義之啟濟發斯
文以相乎乾坤

圓研銘

博而圓法地與天重而碩合聖之德既壽且堅以鎮
乎斯文

倭研銘

産乎夷成乎琢宣文誤佐惟幄矧伊人可不學

扇銘

用此以扇枕孝子之行也用此以扇暍仁君之聖也
由孝而充之則爲奉上之忠由仁而廣之則爲澤民
之政也

王待制私謚議

翰林待制王公禴使雲南以節死久而易名之典未
下門人議私謚之烏傷俞恂曰惟三代之學本諸身
心著于行事發于文辭表裏相符華質不爽故著之
于書者即其操行之餘形於言行者即其學術之實
未有言與行乖身與學戾者也世降道喪儒者始離

學術心身而二之所學歸乎仁義而所爲狥乎邪僻考其爲書則上援聖賢稽其所至則僅同庸俗以之處下則不足以美風教化鄉閭以之事君則不足以光華朝廷表率海内惟待制公則不然自其少時已有大志受於家庭得於師友者皆純正之學察理盡乎精微制行本乎忠恕負劒方之氣懷經濟之資當元之季嘗草書數千言將上于朝以救闕失知事不可爲乃歸休于家欲以文辭名後世既而遭逢聖朝遂爲史官脩元史始於太祖造邦之初終於末主播殂之後刪煩剔冗補其軼遺君臣賢否邪正逆順之跡天地事物禮樂刑政兵民財貨消長興廢盛衰之由莫不粲然包綜具有倫序嘗兩贊郡政咸著廉能之聲有豈弟之德後以佐直忤用事者使萬里絶險之邦留滯數年鑾夷向義之心未洽遂加戕害竟不屈以死追考公平生志行端潔學術淵深其於性命道德之要治忽成敗之幾灼見洞曉發之文辭敷腴蔚贍浩乎若秋江之濤鼓盪莫測而其來有本也譬乎若春空之雲變化不常而其出無窮也其在翰林嘗掌制命四方學者爭傳誦之求者盈門以不得一言爲耻蓋自古盛世之文一代不能數人而公之述

作可與相準偏才曲士多優於言而劣於行公南中之節奮厲卓偉使異域知中國有守死不貳之臣其過於人甚遠昔王仲淹孟東野之徒門人朋友皆援古著謚後世鄙之今欲最公文行以文暨節謚之於禮其可衆皆曰諾其子紳以告天台方孝孺孝孺曰子嘗聞翰林學士金華宋公稱待制公文行皆如恂言死而易名於義爲稱乃定謚曰文節

試筆說

吾居乎鄉客遺善筆二分其一於友人而用其一銳而端圓而勁以摹書畫咸與心稱愛之不忍妄用遇佳紙墨洎文辭則以書書畢滌而藏之恣意率手有所作則用其次者是以雖甚久而猶新焉他日友人至問其所得則曰弊而棄之矣詰其用則紀錢粟貨利卑猥事不稍惜視之與里巷所爲偏欹軟惡者等不知其爲美也吾聞而歎之友人曰子何歎之細也以余用斯筆也而遺其任余則有過矣雖然世之用人者得無有其於余之用筆者乎筆易爲也美者易得也用久而敝固其職也今夫所謂賢士君子者天之生也難生而不夭死不疾病獲全其美也尤難然而用之者不任之以立政教修紀法居廟朝治海內

而卑位冗職是命一不快於意不待其敝而棄之且
加不勝之法焉者亦衆矣不彼之歎而於筆焉惜是
尚爲知類也哉吾愧乎其言謂之曰筆吾所任也故
吾知愛而嘆之任人非吾事也吾其敢僭而歎乎若
姑修其可任者以待人之任已何暇乎世之歎而吾
之疑邪

畏說

人可無畏乎幼則畏乎長賤則畏乎貴鄉則畏鄉之
老成學則畏士之賢者仕乎位則畏法令畏小民畏
公議豈特若是而已哉畏焉而畏無以及乎人也言
焉而畏其背乎理也居焉而畏其過於燕安也寢焉
休焉而畏邪僻有以戕吾中也臨財而畏其捐吾行
也居寵而畏其滿盈也舉一事興一役而畏其或勞
乎民或病乎時也然猶不特此也見少者而畏無足
爲之法見賤者而畏無足爲之養見愚者而畏無以
教之見鳥獸草木而畏吾之無聞而將與之同於漸
盡朽腐也見山林川澤而畏吾及物之利有所不及
也見古聖賢之言行而畏其不可追也思乎後世而
畏其將訾短乎我也然尚有甚於此者視乎吾身而
畏或不能慎守以辱乎親察乎吾心而畏無以全所

付以辱乎天天之畀我者爲何如仁也而或賊之以
忮忍義也而或蔽之以利欲禮也或爲驕慢之所勝
智也或爲小慧之所淆以言乎臣而忠或疚焉以言
乎子而孝或惰焉以言乎大而或未能用天下以言
乎小而或未能爲天下用凡天職之內有所闕皆謂
之違天可也屋漏之間鬼神臨焉觴豆之際兵戈生
焉般樂怠傲酖毒存焉思慮有未純省察有未至則
爲忽乎天矣人之於天而違且忽焉豈不甚可畏也
哉子受父母之命則佩而思之一有所違則世以爲
不子臣受命於君則奉而行之一有怠事則有不臣
之罰天之可畏於君親也昭然矣柰何人違且忽其
命而不知畏也夫其不畏者非其人之過也爲之師
者莫以告而不自知其所受之重也使果知受於天
者之重則其起居食息語默敢予之際其有不惕惕
以思兢兢以持者乎使果知畏天命矣則所畏之事
將日寡無所往而不安矣不知天命之可畏則事物
陳乎前者孰非可畏者哉是以君子知可畏之理故
無可畏之患小人則不然入於可畏而不止故知君
子小人之分觀其知所畏與否而已矣漢中劉生仲
義事予爲弟子者五年其爲學篤謹不懈而持已以

禮蓋粗知所畏者今將貢于京師升于太學而達于
天朝寧欲其不負天之所畀而爲君子之歸也故以
所當畏者告之太學先生多矣之所畏者其必有以
正寧言也夫其尚因寧言而有以教乎生也夫

習菴說

鄉先生陳君季明年六十餘而進學不懈間謂予曰
吾之生也先子以晦菴朱子之名命之及長而知其
不可也請更焉因名爲熙既而自念名固不敢同於
朱子然奚敢舍朱子之學而不學也故別號習菴以
見志子以爲可乎寧曰可哉古之人以昔賢之名爲
名者若司馬長卿之名相如慕乎藺相如之爲人而
取之也顧元凱之名雍蔡中郎喜之而以已名與之
也然而長卿未必如藺子元凱雖賢亦未嘗類乎伯
皆豈非名可以取諸人而道必在於自至乎君子之
學聖賢務乎道德之同而不貴夫名字之類自孔孟
以來學孔孟之道而造其極者其名非必與孔孟同
而其道則無不同以其志乎聖賢之志而習乎聖賢
之業是以卒至乎其域而不自知也苟爲無志而所
習與聖賢殊雖以舜禹自名亦妄焉而已夫孰以爲
可乎今君於名則辭而不敢與朱子同於學則習而

不敢與朱子異可謂知所務矣然而朱子之學聖賢之學也自朱子沒二百年天下之士未有舍朱子之學而爲學者至於道之類乎朱子者未之或見何哉蓋踈淺者竊其華而忘脩已之實贋魯者守其意而不求致用之全莫不自以爲有得焉而終不得以成身而見乎世君之所習誠能以敬存心以義制行窮萬物之理以周乎事盡彝倫之常而不失其中斂之則措於家施之則被乎民雖欲辭其名而人固將以善學朱子之道稱之矣不治其本而攻其末習乎其言而不察其所由言則凡所習者未必非朱子之所棄也而豈君之志也哉觀世之學者少之所習既長而怠荒之所習未老而忘是以雖欲志乎道而不可得君年愈高而爲學愈力孜孜焉以未及古人爲恥於是乎過人遠矣蓋或習焉或否焉而習乎非所當習者衆人也終身由乎道而不少息者君子也始乎無所不習而終不習無不利者非聖賢不能也習乎習乎其亦有無事於習者乎然則君也苟終身習焉而不止其爲君子也孰禦焉

王温子栗字說

浦陽義門王温柔和而好學加冠將定字其師劉君

恐其不足於劉也字之曰栗爲辭以祝之而復謂
余曰願有教也余曰事有似異而相資者水火以爲
饗鹽梅以爲和寒暑以爲歲由其離者觀之戾乎其
不侔不可比而合也然是數者必相合而後致用並
行而後成功夫豈果異乎哉劉柔仁義之辨不啻水
火然未有不兼二德而可爲君子者視其外謙卑遜
順之氣穆然求其内壯敬誠篤之意確然故端方而
不犯慈良而不倚以之措大政持大議不變辭色而
天下從之自道之不明士各因其資之所近爲學柔
則至於枉已剛則至於遠衆枉已既不足以立事而
遠衆又不能有成治功之不見於世非此也與天下
之所病者非不足於温也而患無以守其内是以柔
懦者多流於詭隨劉君勉之以栗其知所教矣慎哉
栗乎爾毋厲外而懦中也必也挺扶特立如雪霜之
松栢不撓不折以固其節乎温乎戒哉爾毋翕翕以
合煦煦以同必也如春之融長養生息而不見其迹
乎栗者所以爲敬也温者所以爲恕也居敬行恕而
至於君子吾於子乎是望雖然飲食資乎水火而飲
食非水火也鹹酸本乎鹽梅而至味非鹽梅也歲功
成於寒暑而天地之化不止乎寒暑也周人有言曰

不剛不柔厥德孔修德備乎剛柔而剛柔不滯于事惟聖賢能之

鄭叔度字說

麟溪鄭君叔度與某同學太史公之門謂某曰吾之生先子貞孝君以楷名之及冠太史公字以叔度字之義公嘗欲教我矣而未之暇幸與吾子相好子能知公之意乎知則盍爲我言之某曰予未之聞也以臆言之公之期叔度者不其至乎度者先王所以齊萬物一民志之器也天下之物至衆也姑舉一二言之布帛綺錦出於人之爲其長短侈狹鄉異而家不同苟無度以絜之爭奪之端何由而弭乎造宮創室群材既備百工咸集木之宜圓宜方爲柱爲梁長之爲棟楹短之爲楔杗苟無度以絜之何由成匠石之功乎作樂制器範金爲鐘斲石爲磬絙絲爲琴瑟刳竹爲簫管穴匏爲笙搏土爲塤革爲鼗鼓木爲柷圉其長短豐約之制至不同也苟無度以絜之則音何由而和乎任土制邑建都立國或畫田爲井或樹城作屏大而四海之內山嶽廣遠無際置疆分界立爲郡縣以統之設爲上下以縻之揆里行令數圖責貢苟無度以絜之孰得其數而爲之限域也哉度之爲

用亦大矣雖然度有二公家之度懸之國中而四方之民各以其物來就而平焉悞者不敢怒智者不敢欺吝者不敢惜強者不敢遠以其折中至公而無私也由國而郡由郡而邑莫不皆然三家之村足不履官府之門耳不聞法令之教創高而爲度以籠煤節其分寸量布揣帛自以爲可也苟律之以公家之法則爲辟矣夫人之爲學何以異是閭巷之氓飾詐任情自用其愚行之於家非不可也折之以聖人之道則過矣故聖人之道公家之度也取法乎天地合明乎日月前同乎三王後符乎萬世若周公孔子者爲度於天下者也其次若子思孟子之徒明聖人之道爲一時所師爲度乎一國者也次能脩身繕行以善化俗若郭林宗徐孺子之流人稱忠信者爲度乎一郡者也次能篤恩自持動靜不悖乎法取與不過乎義者若元紫芝陽城之流出能盡其職隱能固其志爲度乎一邑者也下此則卑矣今叔度之家秉義聚居者十世堂序之內秩然而禮穆然而樂林宗孺子之行人人操之而叔度蔚有文聲已足爲一郡之度矣而太史公復以度期之豈非欲進於其大者乎大莫大於聖人之道一民志而齊萬物者聖人之事也

叔度日懋而學之其不得爲賢者乎其不得爲一國之度乎豈非太史公意乎抑亦貞孝君之志乎若夫漢之廉范黃憲皆以叔度爲字而後之同者甚衆二子雖賢而不爲叔度言者將以大者望之猶太史公之意也

王氏兄弟字說

翰林待制烏傷王先生有二子曰綬曰紳次第加冠於首各請字於金華太史公公字綬曰孟緼紳曰仲縉而某告之曰美哉二子之名與字也其爲用貴矣朝廷宗廟之禮穆穆在位百辟布列登降俯仰之際鏘然有聲者非佩玉乎即而視之天子之玉白也公侯之玉山玄也大夫世子水蒼暨瑜也士則瓀玫也而貫之者非綬乎綬則皆綬矣又即而辨之天子以玄組公侯以朱組大夫以純組世子以綦組而緼組則士也緼者赤黃之色而孟緼之字以之豈非望其修士君子之行而不爽於用者乎嗚呼綬以貫玉而鳴乎朝廷宗廟之中孟緼嗜學綴文煥爛而和平某深願孟緼之貫道以鳴國家之盛也雖然綬之所繫者非大帶乎大帶之垂者非紳乎大帶之博四寸素而朱裏者天子也而裨以朱綠素而裨垂者大夫也

而裨以玄華練而裨垂之下者士也而裨皆以緇士
之紳三尺有司去其五寸紳與帶非二物也謂紳爲
帶可也謂帶爲紳亦可也其等雖異而其爲用約身
而縉笏者則一也笏之制天子諸侯大夫士以球玉
以象以魚須文竹以竹本凡四等而將事執玉之時
皆搢於紳是紳者一身之束約而敬之本也端冕之
卷然袞繡之班然非紳以約之未見其服之稱也球
象之温然文竹之燦然非紳以搢之未見其有所措
也而仲縉之字以之豈非望其謹飭自持而致於用
者乎嗚呼紳之用要矣其大昔之稱大儒君子曰縉紳先
生其深顧仲縉益勉而思以嗣待制君之德也抑又
聞之待制君之名爲禧而字爲子祐禧亦服之貴者
昔太史公嘗推其義且相期以文顯亦既有徵矣今
二子也亦有美名而其何人敢繼太史公之後哉雖
然二子也其尚無忝厥父某雖愚又安敢不勉

戴樂和之字說

事有不相謀而相感者金石土革絲木匏竹是八音
無知覺運動之靈世之所用以爲樂者也仁義中正
孝友人之所爲以善其身世之所謂德者也德脩於
已已知之人未必深知之況此八物者何由而知之

乎然而德盛則八音之樂隨之以盛德衰則其音隨之以衰非八物之有知人之誠足以感物物有所不能自止也舜之韶紹之磬磬皆資於八音者也而其音之不同猶陵與谷然者非所以感之者異哉故八音可以人力爲也能使八音和而不失其正者非脩德以和之不可也自三代以來八音未嘗絶於天下然終未有及乎韶之遺音也非其器不若其德不逮也苟有太和之德雖操生尾而叩缶以爲節將有天育神化之意矣不然雖后夔之器尚存而欲其和胡可得也浦江戴先生名其室曰樂閒字於太史公字之曰和之蓋勉之以德也古人於樂無所不用而今也惟有天下國家者得備而用之其於無位者宜若無與焉然君子禮樂未嘗斯須去於身者非有器之樂之謂蓋無器之樂也有器者固有今與古之殊不待器而和者今何異於古哉視於其身慈讓忠信之色粹如視於其家親睦信順之意翕如此樂之本也奚待於器乎戴氏自德聖以禮樂爲學先生學焉而至者也和之試求樂之本於身推之於家懌乎其無乖秩乎其有儀則凡接於耳目者皆樂也余將於是而考其德

傅氏字說

古人之於字名所以自別而稱於人不計其美惡也商以前質畧蓋有徒名而無字者周之文盛矣周公孔子文之所從出也其加字名於子宜有異焉而乃禽魚稱之斯二聖人豈不欲其子有美名稱哉而卒不然者以人之美不在乎名字也德誠足尊矣雖微字以代其名人猶不敢名之苟無足尊者雖極字之美人不之字也盡名之美終不能名于後世也學者亦勉乎德而已何以名字爲哉然今之人不敢忽乎名字者以爲因是或可以勉其德曰仁而踐仁焉曰義而思義焉果能因名字之美而服行之則名字不爲無益矣烏傷傅君循淳慤有士行其族之兄武昌守伯長字之以希道其號甚美也而願余發之夫道之在天下豈以言而著哉顧知之審與畧行之至與否耳知之而審也行之而至也道固將積乎身豈特希之云乎如使知之未審行而未至雖欲希之安可得也千仞之木不自言而人稱其爲千仞號檉椐以梧檟人必檉椐之是豈名之爲貴哉有其實之爲貴也希道因名字也而益進乎其實則爲希道也較然矣不如是名字且無與於人余言安所益乎

陳野翁字說

天下之事不患其未備而患其太備方其未備也有才知者皆可因其跡而繼之及乎既備而至於無以加傾於極盛之餘而蠹於至飾之後自非聖人矯而持之鮮有不爲大患者故帛之未繪也五色雖未著而繡斐之文章之質已具爲玄爲黃無所不可恒有餘美焉或者不察而采色繪畫之炳然溢乎目者固若可愛而物之至美亦窮若先王之治天下常養斯民至美之樸於政教之先使之不以物遷不以習變而不至於不可繼是以安化而易使和柔而易制苟爲不然籠之以智巧誘之以權詐彼將各逞其所長以馳騖于世紛紛徂伺乎上者日新而無窮而上之所操者已殫矣國家之亡罕或不在乎此昔者孔子每病周末之文而欲從忠厚之先進孔子豈惡乎文哉惡乎朴之散而文無措也去先王之世益遠是朴不知其所在者久矣求之於通邑巨都茫乎其異於斯也反而求乎深谷窮山之間蓋猶有可徵者焉苟無好古之君子與不溺於習俗之弊者天地之至美幾何而不至於胥亡也哉嘗觀乎閭里之會凡耆舊老成之士發言屨

行多質實近厚有古昔之遺風而少年英銳往往飾
智以相詐狡奇以相高可喜者既過而可悲者繼之
吾以是知孔子之嘆有以也四明之南有邑曰奉化
奉化之桐照里有士曰陳先生性高守介類古卓行
君子年六十餘矣教其子甚嚴待鄉人有禮而和始
名曰文而字爲名章既老而觀先進者之日微也復
更名質而字野翁余遠古人亦已久矣持其身以行
乎今之世心恒惴然恐爲淺薄之歸而不獲聞故老
之儀刑何幸乃得先生乎今之俗可嗜矣華既弊之
文而復乎野以全斯民之樸宜必自東南始東南文
之勝處也然則先生更字之意焉知非其兆乎余雖
鄙且賤猶及預聞之

王子文字解

人非名字則不能自別於衆人然其異於衆人者不
在乎名字之美也視其德與行焉耳虺蟲之屬者也
而仲虺爲良臣蠋蜎動之微也而王蠋爲貞士滅惡
徵也而子羽爲君子疾不祥也而樗里以智聞夫豈
在乎美其名字乎賢聖仁義惠哲忠孝此八者天下
之美號世之人以之自名者多矣人未必以是稱之
而蓄德謹行者雖未嘗用之爲名字人必以是號加

焉故以美言爲稱謂不若踐之於身見諸行事之可實也自有名字以來人以美言加其身者宜亦衆矣而傳於世者可得按籍而計豈非躬行有不至乎士或能以名字達于一鄉而不能達于通國或稱于一國而不足達于天下然有達于當時而不聞于後世者焉百年傳之久而遂亡者焉蓋其名世若是之難也沮溺謂孔子爲魯孔丘則是時與孔子同姓名矣特一二哉然惟孔子傳後世爲學者師而彼咸無聞由是知名字之不可恃苟無足稱襲聖人之名以自號無益也而況於美言乎人不修其可傳者惟名字之務美寧非惑歟浦陽王君其名曰江而其師友以予文字之其字信美也然斯文也周公孔子之所終身學焉如不足賢人大儒竭心思智能欲庶幾而不敢望者子文乃取以自別于人其可不懋於德乎水不必皆若湘沅也惟能自達于海者則皆謂之江浦江其一也其水不可容舟楫浴牛馬而以江名者取其不資巨川之助而能趨海爾夫由衆人而視聖賢何異水由遐荒而趨海乎然而水無微而不至於海者以其不息也思是名也學聖賢之道審能如浦江之於海則謂之子文也無惑

黃晏仲晦字說

浦陽黃君晏其生之時當元至正中四方兵起天下大亂民倀倀在干戈之間奔走伏匿無一朝寧其父孩而抱君曰是兒之生庶其有晏乎遂名之曰晏及乎真人應命而起掃除殘賊宇內晏然十五年間遂至平治而君適當加冠方斯時士之揚材露技以干世者又皆騷然不得安其居其賓贊相與言曰欲晏者惟自晦而已於是字之以仲晦而伻予暢其義夫士之生大之欲顯功名於天下著譽[illegible]於後世次之猶欲顯于一國下之猶欲顯榮于鄉邦而奚願於晦哉蓋晦者顯之根也曷不觀於大澤之龍蛇乎當天地閉藏之時遁形於沙泥之下曾不如暖井之跳蛙惟其善自晦也一旦出則興雲霧而雨九土矣古之君子其顯之至者曷嘗不由於自晦哉或晦於屠釣或晦於魚鹽或晦於畎畝晦之久者受抑挫憂患必深所以增其智慮而助其材能者亦衆矣故一有用於時天下無難爲之事而立非常之功豈彼自衒者所及哉然其晦也非直與庸衆人逐逐同汙也雖晦其身而其心未嘗不經營乎天人之際上下求乎古今之豪傑而尚友之也苟亦逐逐然與恒人同視彼

自衒者又何異乎喜功好名之士挈其所有以試於人非不足以立取貴富榮耀其鄉里驚駭乎衆庶然而其憂殆不勝其樂其安亦不足償其危也豈非不知自晦之使然耶黃君之父自危亂之時思宴安而以名其子字之者又知所以保之之道可謂善名字矣黃君苟能以古之君子自思而勉學焉則夫顯融之來可坐而得矣不亦善於爲子者乎

劉士安字說

廬陵劉君子博善士也名其子曰善而其友字之曰士安既字而問其說於天台方君曰事有一言而可以行於身亮諸家推之蓋乎天下非士不足以知之非君子不足以至之非聖賢不足以盡之者其惟善也乎由大地而觀之發育皃達盈乎其間者是理也由人而視之慈愛惻怛與天地同體者亦是理也有形之類孰能無之而衆人或陷乎惡者患乎不學者耳士君子之爲學豈能加毫末於斯理之外哉由是而措諸事爲見於德教則爲善政矣言善言行由是而發言焉則爲善行矣善行施善政則善播乎天下矣其身庸有不安者乎故士之安乎善猶衆人之安乎利也以利爲安者安

未至而危辱繼之苟能安乎善則貴賤富貧佚愉憂戚變乎外者雖無窮而其心未始不安也劉君有學行仕于時其勢可以爲善而其心休休然有樂善之色是其善之可稱者亦衆矣又欲傳諸子而因名若字以教之豈非知所教也哉士安居乎家則取於父遠馬則取法天下之善士又以爲未至則上而取法古之聖賢以爲師則其進於善也何惑焉

蔣伯孚字說

孚嘗觀乎大澤之陂而知易中孚之義矣方其一碧千頃涵山浸空清恬靜帖鱗介呈露已而風遜蓬焉生拂林動谷而加乎澤也恬者沸帖者震絲縈穀動濤涌浪噴萬皺相因變怪莫盡則仰而歎曰斯所以爲中乎也乎聖人之取象精矣夫澤至靜物也孰得而感之苟以石則石沉矣澤何能感以火則火滅矣澤何能感以雷則虛聲而不動物澤何能感天之高也地之厚也有生成之力而欲一感之不可得也必也其風乎風動則澤應有不待踰時而感者矣若此者以其中固有相孚之理也而斯卦也巽悔而兌貞巽風而兌澤於象爲中孚又巽順也兌也以順感民則民說而信矣於義爲中孚又二體之中晝皆陽有誠

之義全體中虛有虛之道斯聖人之取義又精也夫人之心至深而不可測徧澤也將何以孚之哉苟以威刑感之則猶以石沉澤也徒撓之耳以智計感之猶以火投澤也徒自勞耳以號令感之猶以雷動澤也徒震撼耳能感之者其惟誠乎以誠感民則有不言而信者矣豈惟居上位者爲然也雖公卿大夫亦然以誠事君則君信以誠涖事則事治以誠享神則受福矣豈惟公卿大夫爲然也雖士亦然親親也匪誠則離虞鄉黨也匪誠則怨交朋友也匪誠則爽豈惟士爲然也惟蘁亦有然者孔子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恒者常理也謂誠也醫而非誠將孰信之哉烏傷蔣伯孚士而醫者也而其名曰誠徵予說孚故釋其義以告之伯孚能審乎此爲政可也醫云乎哉

蔣氏異瓜辨

東陽蔣宗顯藝瓜之圃得異瓜焉並蒂而駢實紺色而璧文圃人異之曰自吾一人詎知從事乎茲獲瓜多矣未有若斯之異者其殆祥乎不敢取以告宗顯宗顯視之果異也不敢以食奉之而歸或曰此祥也天下之物異於其類者爲祥瓜牙角鼠之倫狀狀也

人恒見之不貴也其異乎類者曰麟麟不可多得也人貴焉故麟謂之祥羽翮而飛者充天下人不貴之者必其多者也其生者衆矣而獨貴乎朱草湧而出者衆矣而獨貴乎醴泉豈非以其寡哉今夫瓜家藝而人食之累千百之祥乎或曰不然物皆本乎氣化而莫能相通各圄於天而不知其所由木之樛者曲者岐者詭形怪質萬變而不齊人不能詰其端雖木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謂木有意於爲之木未嘗有知也謂造物者使人然造物者不若是屑屑也然則物各從乎天而不知也明矣何預於人事乎人之指有岐者脅有駢者是瓜也植物之微者自知爲異爲祥乎草木之異常者皆氣之變也於人事乎何與而人以爲祥豈不惑哉二說者相持久不能決宗顯以問余余曰謂之祥者亦是也君子之道大極乎天地微通乎鬼神能充其用雨暘寒暑自我而施況一草之異乎故有以致之則謂之祥可也苟無以致之雖使禾頴同乎隴木理連乎庭災害之來猶有莫止者

祥烏可恃乎蔣氏於東陽爲望族忠信孝友著于鄉
踈親聚食合爲一身斯人之祥也祥乎斯世者也又
何以蔓生蓏實之怪爲足尚哉且一瓜之異於其類
猶聞于人而名于世況夫德之異於衆庶者乎蔣氏
其益務滋乎德而勿異乎瓜他日治民者奔告于天
子以爲東南之邑有祥民者必蔣氏也耶

府學生陳縝　葉琰　王梅齡

臨海縣學生李臨卿　戴濬之

黃巖縣學生孫思光　牟汝鈞　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八終

遜志齋集卷之八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　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　校刊

雜著

考祥文

孰爲祥乎匪物由人子孝臣順父正[illegible]是之謂祥
數者咸備雖星殞地裂不足以爲殃[illegible]其道上下
易職尊卑乖序雖芝生宮寢麟鳳在[illegible]祥何取世
之人弗思求祥於物不知已之躬有[illegible]出爲善于

家祥實基之不勉已而循物禍之所隨

戒妖文

人知物之妖而不知人之妖知人之妖而不知妖自已招山崩川竭雖爲可畏孌庸賢遁尤爲可懼牝晨瓶乳人以爲異數倫敗俗其禍尤著嗟乎今之人樂妖爲祥行如跖蹻喜名邑揚揚哲夫旁觀股栗心掉彼謂無憂酣喜譁笑天縱汝爲妖吾則莫知苟自人興汝寧不思

誚伯牙文

世傳伯牙事陋矣張文潛爲賦哀之其辭信美而其義尤陋也余讀而鄙之爲文誚伯牙且正張子之陋其辭曰戰國之士好奏嗜毗恒詭實以求合不顧人之是非於斯時也求自重而遺世者嗟吾舍子而稱誰然於子有憾焉蓋惜子爲藝也善而爲識也卑君子之學自得而已苟余中之有樂遑恤世之慍感子期之見知遂絶絃於既死悲乎陋哉子之志也知子一人不知舉世使夫人能識子則何名爲絶藝俚歌巷語嬰孩啓齒惟其不知乃爲至貴子之不幸子期是值忘子之惡舉子之愛俾爾望於人也過深而得於天者不至子誠有以自適天地日月草木庶類

舉目欣然皆識子意苟爲不得雖子期接踵譽言盈耳亦何預於吾子且夫全於天者不求合於人志乎遠者不取效于邇嗟伯牙乎爾曷不以萬物爲一身以太虛爲知已等毀譽於浮說而游心乎冲漠之鄉下迨乎無窮上泝乎無始以與無耳者聽無言者語奚爲栖栖焉隘狷而可鄙此藝之所以爲小技而予固不足與聞乎此也耶

吊茂陵文

祗明祀而言旋兮指槐里以西征停策憩于道旁兮覩高丘之崢嶸即故老而訊之兮惟漢武皇之茂陵整冠裳而疾趨兮蹐遺廟以屏營淒風起于叢棘兮鼪鼯嘯于幽塋慨雄心之靡托兮悲曼志之無成惟君皇之御極兮遘炎靈之方熾陋堯禹爲未足遵兮卑祖武而弗肯繼內瘠民以自殖兮外震威乎遐裔騁車轍于八荒兮候神人于海澨建千門與萬戶兮殫土木之奢麗希軒轅之騰化兮永傲倪乎斯世何盛業之易隳兮洪謨鬱而難宣雖暫弱于戎胡兮生民疲弊而不痊奇禍機于巫蠱兮妃胤丁毒而啣冤諒逞心於屠滅兮抑天道之致然闢土疆之宏廓兮曾玄宮之莫固赫兵革之繁庶兮委守衛于草露城

闕之崇敞兮求斷礎而無所後宮之韶冶兮僅或傳其塚墓像祈連以旌武兮想壯魄之已腐嗚呼哀哉形必有盡兮孰有亡匪君皇之獨然兮尚奚爲隱憫而迴遑惟祈生之已甚兮或妖誑而過望謂長年而卒老死兮斯足垂戒于昏荒明固有所不達兮智固有所短傎才畧之英邁兮哲與愚其相半賴表聖而黜邪兮兼善悔而能斷雖人惆而財竭兮終充兔乎危亂悼往者之無知兮尚來者之可諫感盛衰之相襲兮仰昊天而永歎

籲天文

維洪武十四年歲在著雍六月乙丙朔下土臣某謹稽首昧死言維天生人厥質匪恒君之惟后淑之惟師匪后無以厚生匪師無以惇理位有隆卑其任惟鈞天降疵民不靖乃生越二紀茲甫受師后之功孰廸彝訓俾弗沉迷時惟臣師實宣若皇命肇小大遐邇民咸若德蹈則庶邦底寧忠順徵嘉不自引伐亦既致厥事心罔或弗念帝室肆仲子元孫顯被寵命咸率履攸行弗越謂后惟天惟父惟天下烝民主曷敢不祇順曁躬曁嗣人曷敢弗伏思錫繼忠孝于將來時飲歠曰斯我后之德時逸燕息曰斯我后之惠

遠臣耆艾童弱戴后德劣若臨視栗栗肫肫罔有遠
乎昭憲誠亶薦宜闡于天天曷不易諶乃裁降之大
戾恫戕厥家播流于西邑耆臣黃髮邦之寶龜灼知
幾先邦之水火灼資民庸邦之栗帛民賴以生今曷
使匪辜踐艱荒民罔不大惻曰曷自遺耆成人繼自
今民何鑒何式何賴以永存如父母罹凶災罔豫矧
臣承導　愛愛德施弘章肇閔閔心隱痛若弗能生
念凡民師猶父母父母疾眚子顧祈於天天必閔應
臣自茲始祇陳厥由臣有壽年祿慶在天未逮臣身
願輸弗享以延師之脩齡啓帝心俾師克復故里居
建乃家勿墜庶海內民有仰邦國有望臣死罔悔惟
天鑒民誠誕敷休命匪臣蒙嘉徵將兆民是賴臣聞
曰民雖卑誠靡不格天雖尊惟誠之從嗚呼皇天
其尚閔茲臣小子未有知惟天其惠綏休命

告風伯文

舟楫所資惟風與水二者皆得一日千里其或不然
水戾風違只尺莫進如受繫維今赴京師舍車從汴
河決梁陳涉無畔岸所巢清風送我于南風乃逆施
不可以忱筒人觴工流汗成雨白浪湧騰抑退軒舉
歲當大比群士畢來天府奉詔俾擇其才時有常期

勢不容後風苟尼之果誰之咎帝御九州事天敬神
凡爾百靈孰匪帝臣邦國大事在乎取士不能體國
亦神之耻咨爾風伯幸停怒威亟北其旋翼舟以飛
三日之間達于畿甸我期不愆神亦罔愆百靈洋洋
儼乎在前豈吾之私帝命是虔

里社祈晴文

民之窮亦甚矣樹藝畜牧之所得將以厚其家而吏
實奪之既奪于吏不敢怨怒而庶幾償前之失者望
今歲之有秋也而神復罰之嘉穀垂熟被乎原隰遥
雨暴風旬月繼作盡撲而捋之今雖已無可奈然遺
粒委穗不當風水衝者猶有百十之可背天神曷不亟
訴于帝而遏之吏貪肆而昏冥視民之窮而不恤民
以其不足罪固莫之罪也神聰明而仁閔何乃效吏
之爲而不思拯且活之民雖蠢愚不能媚順于神然
春秋報謝以荅神貺者苟歲之豐未嘗敢怠使其靡
所得食則神亦有不利焉天胡爲而不察之民之命
懸于神非若吏之暫而居忽而代者之不相屬也隱
而不言民則有罪知而不恤其可與否神尚決之敢
告

告佑順侯文

古之人以守鄉邦爲榮者豈以父兄宗族親戚友朋之所在一旦出人所不意傲然官府之上賞罰予奪千里之內爲之榮哉吾生乎斯長乎斯飲食乎斯學問交游莫非斯郡之人則知其風俗之盛衰究其民人之苦樂莫吾若也幸而得民牧之寄除其所苦副其所樂幸吾平日之所甚惡施吾平日之所欲爲使一郡之民皆與被吾澤斯其所以爲榮也雖然守之任有常歲人之禍福不齊有及終歲者焉有二歲者焉百一之中或至於三年則又徙而他之矣雖欲盡其心智殫其材力不可得也今君侯以　康之人生

雖不得守鄉郡猶而爲神受帝明命合享廟食於數百里之內朝廷褒德録利功錫爵爲侯晃旒被裳秉桓圭坐乎殿堂之上鄉郡之長老子弟奉觴酹幣具牲酒備樂歌拜跪禮伏乎階圯之下無間深山窮谷望望而有之今二三百年矣君侯之榮勝於守鄉郡者豈不遠哉然榮之大者其責任亦大不可不思也其天台之書生愚不足以知鬼神之故以所見者料之上帝不猶人主乎君侯不猶守令乎今有守令受人主之爵禄而不治民事又見小民之急而受其貨財酒食既已得之而漫弗省其所苦小民不赴而訴

之則人主且察而誅之矣今當六月而天不雨禾黍
焦然欲死小民無所控語持牲醪禱乎君侯之廟者
相繼也君侯端坐而享之未嘗有所或拒又不告之
帝乞消滴之水以潤下土在他人不悉生民之苦者
猶不當爾況君侯父母之邦乎君侯不能辭其責也
審矣然而守令若此則上有人察之下有人訴之上
帝之憂閔下民豈有任不職者而不怒其怒與否固
不可知然而小民亦不訴者以無所訴而遂止是小
民至愚而不知禮也惟禮年穀不順成變置其社稷
土穀之主有功於萬世一不順成且得而變之況君
侯乎君侯不可自恃也明矣夫禮天之經人奉天
經以行則猶天之爲也未見其不可也人神乃帝
所命人不得而變是不然帝無所私其惡視乎人
人之好也帝亦好之人之惡也帝亦惡之向以此郡
之人懷君侯之德故帝以命君侯帝之命君侯者以
君侯能澤一郡之民而知其利害也今君侯有民而
不恤受民之祀而不辭帝苟聞之責君侯豈其難哉
君侯若此非特此郡之人可廢君侯也君侯之厲民
不仁也受祀不義也以此二者有能率民數君侯而
墟其廟廢其祀是天之所甚寻也況君侯天下之偉

男子以生民爲心之日久矣其忍視民之窮困而不救乎君侯其勿謂某不爲也某腰下有三尺劒欲爲四海除患救害每見民之憂苦輒作蛟龍鳴思擇其尤者而少試之君侯幸無忽倘三日不雨當先拆君侯之廟投之於水恐君侯或蔽於左右近習而不知故先以告君侯其深念之無悔

覈咎賦

敷言而　兮秉吾志以陳辭質尼父以爲理兮要子輿而無私爰抗志以邁往兮　火中以爲期匪道術吾弗懷兮匪聖哲吾弗師朝既遊於貝闕兮夕又息乎瑤之圃睹珎瓌之溢目兮胡獨　猶豫而不取豈味惡乎斯類兮恐心淫於可喜寧不美夫琛璧兮匹夫懷之而禍已策余馬乎會稽兮探神禹之秘穴悼道文之湮喪兮　之惟輟比吾濟乎大江兮抗呂梁之驚濤衝風擊以溧潏兮虬螭號進只尺其莫遂兮忽回薄如羽毛繂絙設而奚施兮慘恒沮以煩勞豈好遠而負重兮將弘毅以作　聖苟斯道其可望兮雖瀕死吾何病朝一飡而忘味兮夕假寐而不安若芒刺之窒吭兮既決去而能言踵四瀆而東鶩兮挹山川之龐淑岱宗屹乎北屏兮鳧與嶧其聯矗

兩觀芨其如塌兮欽明刑之震肅跽舍萌于杏壇兮
盻佳植之森若蹟雖存而世久兮欲咨詢而未能魯
周公其已衰兮文獻泯滅而誰徵倚壤垣而大息兮
問吾生之已暮俾覿聖而友賢兮　豈不顧乎此度
喟揭復乎盛時兮固宜冥趨而　步昔子輿之有言
兮謂凡民乃有俟豪傑謇其時出兮微文王猶興起
余雖不及古之人兮幸賦予之靡異帝既命之以至
純兮親又廸之以遠志曰聖言具在兮爛日炳而大
示能潛心於求索兮敬典敬其　致何有積而不增
兮孰云行而不至恭昭訓而自省兮　震雷霆其若驚
從洋洋之江海兮蹈疑澌之始冰逕微入於中流兮
舟檝而　兮執汝操之弭貞神安余
以　兮　昭明而光大兮曾不
越夫一語無嶢嶢以爲大兮無　以爲頗無矯矯
以爲直兮無營營以爲阿詭而弗卑兮正而弗亢無
易合而難知兮有難近而可尚剛毅聖之所取兮柔
彼務私而苟悅兮知其中之匪仁道乃貴
乎有名兮　所　處衆忌而莫辭兮同群猾
之攸　懷斯言之不能忘兮　吾意之未堅始敬
而不怠兮玆少　逢悠楊蛾眉之姣好兮衆女

怨其殊特繫孤鳳於雞鶩兮　與之兢食屈姱麗
於文辭兮黨人譖而放黜賈正言而　兮椎魯
惡而遠斥頤蹈道而則聖兮邪交謗爲鬼蜮　立言
而輔經兮憸鄙訾其悖德自古昔而有然兮矧菲薄
之極愚彼設而坎穽兮懵不顧而徑趨鳶帖翼而下
搏兮孤鴟以爲　狠妥尾而伏伺兮犢衝突以爲侶
禍恒隱於不測兮謗恒發於不疑悼不智而受侮兮
何彼人之足尤覽先哲之好脩兮　微而不揚方
進鬻　而其所爲相兮趙堯果代乎周昌語終而降
拜兮美郭奉之善誘　縱賢於同類兮夫豈足爲師

友以倒屣而見粲兮弘知枯之將貴脩虛挹於周英
兮曰非　敢　抱朗明之精誠兮又重之以無
在此曹無損兮　其見如先後之胥接兮固代
謝之恒理擠俊而訕哲兮　而何耻繄人厥有
之命兮豈毀譽之能移諒勞心而何益兮　哀德
於人兮毀與皆可師譽
兮毀　昔忠人謂何兮明僭戚於細故神
不於　兮　乎九土前三秋而無始兮
後百世而無終　起　何異蜉蚍與蠛蠓
馴麒麟以駕軛兮繫　兮　皷元氣

而凌鴻濛吾將視天　　閒兮
責　於外物兮　期企乎　多缺誤

靜學齋賦

惟昊穹之玄默兮備恒道以示日月煥其錯行兮紛
布　展肆一呼而一吸兮爲發育與揫歛群物
從而榮悴兮　陰陽其舒慘大莫踰於嶽瀆兮小莫
至於昆蟲顯何遇而弗　兮隱何感之弗通且深
廣兮夫何術而能　極靜靜乃動之根兮
五氣上梟行而妄動兮庶類之營庶類之營化
其無成矧同人一心兮應外觸乎糾紛

匪澄明而靜一乃如絲而如棼　者聖師之無憲猶
日　潤指昊天以示人兮欲無言而默運猶
賜之善辨兮謂辨予謂未知顏氏顏氏如愚兮亟楊
言其庶幾嘉木訥之近仁兮佞之爲　而潛
思兮弘猷之在茲維周氏後作兮興紹千載之遺統
揭道奧爲圖書兮曰主靜以制動何明者之通達兮
瞽者從而遠之道昭昭其孔彰兮昧者棄而材之得
失兮恐利口之深詭雖榮盛而　切兮何異
螻蟻余少志乎行道兮獨慕乎前脩有虞信莫京兮
餘可以以爲逑摽禮樂以爲檝兮施仁義以爲舟濟

湯　之洪波兮冥斯民於樂丘忽有悔其不然兮
知余台之未至欲以靜而爲學兮庶来者之可冀且
潛心於冲漠兮夕重之以乾乾攝衆衆而靡形兮中
扁湛其若淵交至而弗勞兮如水涵而鏡受未至吾
弗迎兮既往吾弗咎懷明德之在已兮耻流俗之狂
獧若默　而行正兮惡夫餙貌與多言示狙猿以
周禮兮競呌噪以　固歎知我之無人兮嗟斯道之
難遇何朱氏之好脩兮先　之中情敢靜學之嘉
名兮銘齋居而服膺賢聖匪降自　兮脩道以立成
尚慎終以弗怠庶言之可徵多缺誤

憫知賦哀葉廷振

塊居幽而處獨兮藐昧陋而遘屯視冥芒而無覿兮
聽矓䁥而無聞疲精思於編簡兮馳志慮於遺文悼
往古之莫吾與兮愧當今之莫吾親夙吾秉茲姱志
兮泏宇內而求友　既高　采兮亦微容而寡受
紛瓌琦之豈無兮逞珎麗之叢揉驟而俄踦兮或始
揚葩而遽朽棼芸芸之易逝兮莽悠悠其何之恍晤
言之猶新兮倏墓草之已滋睇昊天而太息兮俯長
川而增悲望斯人之不淑兮慨吾道之將微惟　素
之靈霄兮美之子之挺秀質顓醇篤敏兮父師申之

以告詔博載籍之淵粹兮騁俊力於文囿鉤群言而
交貫兮詢孤舉而奏應薦書於辟雍兮耳而耳進
却曰吾慮道之未脩兮行吾志之靡獲衆喧闐以衒
鬻兮兢攘竊而不怍苟得之以爲宜兮失怱悱而不
釋快庸目之矇眊兮機詐陳而自賢蘇腐糅以爲芳
兮譽沉檀而斥龍涎進龜實豆兮毀擣珧爲穢膻獻
腷泉以爲領兮謂錦繢可直履舞山鷄以效祥兮威
鳳羞而 羽旣自欺以惑世兮世亦安之而不顧孰
若子之誠一兮於名而實富在往歲之孟春兮歙
舒舒而來翔繩吾以儀則 以文章

醉稱觴
寐兮 恭
眩惑矣

九州之廣大兮固亡
代之疆 何賢哲之寥 兮不遌古之多士天旣生
而偃之兮人莫窺其太始將忌能而嫉智兮天與人
其同致昔洙泗之盛皇兮異才森其並出大或僈於
造邦兮小猶易矣千室使僅得其一二兮真足極斯
世之遺失嗟呼不及古之人兮又無友孰自律受形
氣於大化兮知終盡之有期生有益之爲美兮何壽
夭之足議松柏薪於空山兮與朝 又何異生有樂

而可耻兮死有厄而足貴吾曠觀乎宇宙兮等萬古於一漚撰庶彙之消長兮審二氣之所由山有圮而合兮川有壅而爲丘化昭明於腐兮鑠覆載而不尠彼天地山川且有澌滅兮矧天人復誰佩美兮襲芳宛可慕兮難忘竭逝去兮何爲生不永兮使人悲庸多壽兮哲夫般

兮誰究誰考遊太初兮返其真愚風霆兮挾星辰帝視下兮察甘異才降矣後復多缺悞

友筠軒賦

惟青青之玉立俯漪漪之軒搆甜樂矣之幽情處蔚清清兮歲寒之心温温兮琅琳之音君子居之兮實獲我心正俟命兮履薄臨深君子處兮慨古傷今占人汨汨兮誰爭子所疏一器兮酒一觴樂以忘憂兮歲月長羌彼五陵豪富兮乃積乃倉朝重白璧兮莫手粃糠松花飯兮荷葉衣曠兩耳兮遠是與非朝其遊兮莫而歸安得從子兮其樂有餘

鄭氏四子加冠祝辭

浦陽義門鄭氏十世之長仲德父以禮冠其從子杓及諸孫燧煇燿而以字爲屬余惟冠禮之不行也二千年矣舉曠古久弛之禮而行之夫豈爲耳目之美

哉亦曰以古君子成人之道望乎子若孫爾上以古
道望其身而不能以君子自望謂之愛身不可也余
欲四子者爲君子故因字以勉其德杓之爲用惟絲
是理字曰杓理欲其精敏不懈以周乎事燧以改火
民用是資字曰允資欲其致用于世而不爽於宄爚
爲光明明不進乎上則不能遠字以允進使進乎善
燿者輝之著苟充其內則其輝也益遐而暶允是
字俾篤實其中而致其昭也大余於四子蓋各有望
焉不爲無意也四子也豈可不勉以遑父師之志乎
祝辭曰加爾元服維茲令辰匪飾其外責乎成人昔
未有知德或未備人曰童子宜有不至既哉爾弁而
童厥心人謂之何責望也深一言之善終身行之今
字告汝維名是徵杓之爲器絲用以理解類析紛莫
切乎此以理字杓其義孔章用之於身既要而詳天
下庶事紜綸舛錯如絲之棼不可控索急之則亂緩
之則艱無爲則煩曷以治之其要甚寡知
要則爲優於天下人心之明與天地參何遠弗該何
微弗潛養之以敬以澄其內制之於義以應乎外肫
肫其誠允烈其光如揭日月以燭四方以理庶事靡
有滯失孰能致然大本既立由身而家自家而推有

以應物何適非宜曷以甚爾聖賢之事勿謂難能與汝不異○生民所資菽粟爲先苟微水火曷以烹飪火之爲用與菽粟同此落一句古者用燧以寓政機榆柞桑槐各資其時字曰名資於義其可望爾致用比德于火酒醴牲牢或可暫遣一日匪燧民實阻飢凡此生民孰資以立蓋有君子進其不及養之俾生導之俾成植其彝常牖其天明致用之功與燧無異何能濟物是在材智爾欲爲燧惟德之脩有以資民民咸汝求人之有心孰不思善惟其無學所思不遠學以爲本蔦行培之仁居義途勿怠于爲政飭于家洽比閭里暨躋于位惠澤滂流履弗越斯謂名資貴成厥躬賢者自期○惟古有訓冠爲禮始曷始于茲備服致美玄端而祖人必尤之佩而不冠則奚于儀致飾于外惟備之務盍思厥德寧有未具爾生名胄有躬其門曷以求家在爾後昆爲爾名光明是勉明不上進所及不遠字以名進以遠爲明匪字之美尚躬于行日之方升其輝耿耿愈進而崇無物不炳譬諸爲善其始甚微日進月升譽聞赫熹恒人之身望爲聖賢其功之難有如升天進而向上靡有弗至謂吾豈敢斯爲自棄天賦明命曷有不完久蔽而昏盍

識其端人怠以嬉獨奮于學學功既進乃亦有獲衆
怯於善獨勇于爲善集于身進德之基勿怠其易勿
畏其難勿移于昏惑於人言日有孜孜惟道是信緝
熙于光明斯爲允進○古制名字以號其身匪欲務
美以夸於人後之命名取義甚備能思而行猶古之
遺厥章爛然日月迭行星辰照宣天胡致斯陽體充
實積中既久光華外溢地厚而廣充配乎天實棚乎
中至文發焉其在聖哲煥其有章秩秩而陰煌煌而
陽視于其身威儀其都發爲辭令爲世大謨豈欲其
然外施厥美道德內充不能自止至足而流至美而
發雲蓋雨澗靡不暢達令爾何學稱茲嘉名苟能充
之何德弗成出言則思聖哲是效舉足則思前武是
蹈於親而孝而弟而兄自卑而尊無不敢承曰聖若
茲我猶未及夫豈非人敢不汲汲仁覆天下智周萬
彙吾獨何爲而有未至知之使明踐之使弘反求諸
心使及于誠涵蓄既深導養既美光耀旁燭孰之能
禦世不知道習陋安卑聞師古人不訕則疑慎勿類
斯勇往獨覺允擴充之匪聖焉學

釋思辭

翰林待制華川王公子充奉使雲南十年而未復其冢子綬作思親之堂以寓其望慕之意而少子紳復爲賦以自閔其志切其辭悲讀之可以流涕也夫父子之恩天性也豈有紀極哉孰不樂乎字養承事於安泰之時而有不獲者命也命非自我出者君子盡其所能爲而已矣其如天何哉余悼二子之志推其故以釋之始發乎情而終歸諸命以冀其定焉辭曰悵獨往兮何所天廣地遐兮道囏且阻鯨鰐據川兮陸有兕虎蠻之人兮不可處君不歸兮將安與我思君兮我心勞苦楓櫧葉暗兮霧杳冥毒氣漲天兮蝯

犺又鳴蠻之人兮鳥獸嚘嚶被髮兮倮行血爲飲兮齒頰赬君之處兮誰爲朋冠裳兮佩玉乘文駟兮蔭華屋俊彥兮汝從倡汝和兮往余復愉樂兮恬康尊盛兮朗融曷不歸兮蠻夷之中彼豈汝悅兮此寧不子容我思君兮意安窮翕翕兮俟俟汝閭兮汝里食有黍稻飲有醴有豚兮有羜繳有鶉兮罟有鯉有子爲養兮羞服溫旨望不還兮悲莫止崇堂兮邃室陳罍兮肆几便心兮佚體眉壽兮樂愷君胡爲兮去此我之思兮如水孰不安兮故鄉逖獨處兮蠻荒謂誰兮使然皇有詔兮孔明天穹兮在上命在人兮昭章

貴我兮賤我疇能遠兮天常既知命兮何悲聖不遇
兮矢言居夷秉至美之在余胡不可兮懌怡由余兮
季札夷之産兮膚哲諒何所之無士兮道焉往而不
合菅蒯可以爲服草木實可以爲糧舍故鄉可無思
今皇之恩不可忘恃聖明之大德兮終擴闢此殊方
操吾節以來臨兮縱遲暮兮何傷

文會疏

伏以道術之分九流儒者實禮樂之宗主浙水之東
七郡金華乃文獻之淵林在天纏婺女之墟於墳
籍資賢人之聚自宋南渡有呂東萊繼以何王金許
真知實踐而承正學之傳復生胡柳黃吳儒論雄辯
以鳴當代之盛遂使山海之域居然鄒魯之風天實
啓之世有作者惟我朝創業垂統之初載得華川潛
溪之兩公或以誠薦博大鎮朝廷或以忠節剖方聞
夷夏修九十三年之元史爲百千億載之成書雖盛
衰榮辱所遇難齊而道德文章俱垂不朽繼其後者
夫豈易哉恭惟仲縉先生推其學則潛溪之門人論
其家則華川之愛子耳濡目染於斯道斯文之懿不
出於戶庭而得之心解力行於厥父厥師之傳能紹
其箕裘之業矣是以名揚萬里來覲王國之光經授

諸生聿佐郡庠之教夫成都自文翁興學不乏楊馬三蘇之才況賢王尚文已成周召二南之政教化行而風俗美固曰本於人君師道立而善人多是所望於吾子尚念淳熙乾道之大統皆振民育德之宏規夫何近代以來徒爲謀利之具慨想一時之群彥鮮不隨波而逐流苟非振古之英賢孰克任重而道遠本六經而敷五教慎無負於孔孟在天之靈備九德而配八元庶有待於唐虞致君之士謹疏

建祖祠移族人疏

舉觴而酹先酒蓋思麵蘖之初秉耒必祀神農尚推粒食之始況夫人之耿質皆先祖之遺休堂構積累世之勞疆畛有無窮之利儻食焉而不察反二者之不如是以宗廟爲先著諸經禮有田則祭具列聖謨苟存仁義之心敢忽祖宗之祀余家爰自前宋以至于今上下三百餘年繼承一十五世雖絕續盛衰之互見而東西前後之分宗凡此比屋之人孰非初祖之徹然支分派別本源既遠而益疎世易人亡祠祭僅存而無統或苟簡而不循乎禮或怠惰而不當乎時盂飯盃羹曷寓如存之敬桑樞甕牖莫棲來格之神茲欲創建新祠合祀群祖四時仲月有田者各伸

報本之誠一姓亡親無後者咸享祔食之祭明同祖之同體嚴事死如事生上以萃高曾祖考之靈下以洽兄弟子姪之志燕毛序齒佇觀睦族之歡鳩財僝工請盡奉先之道在我宗屬各單厥衷無或乖違以忝吾祖

府學生陳縝　葉琰　王梅齡

臨海縣學生李臨卿　戴濬之

黃巖縣學生孫思光　牟汝鈞　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八終